



## 中環人

對面海那座高聳着的類似牌坊的巨大建築物——我的指揮站所在，顯得那麼蒼白  
一些……一些沒有那麼太過機械的刺激，我的意思是一些新鮮感，純粹肉慾以外的……唉！意義

無論如何，女人所能帶給我的刺激感已經開始遞減  
我面前的座位顯得特別空虛。游目四視，更加深了傷感

# 中環人

韓亦倫

這是今晚的第五杯CHIVAS REG-AL了，外面的海港夜景亦多少有些變形。內裏，除了角落那邊穿了低胸的淺黃禮服的金髮少女外，便只有用背向着我，升起了一簇簇濃煙的中年肥男子，以及一片深咖啡的燭光、幾堆人影，似乎還繞上輕微的音樂，並偶而穿插一兩狀若WAITRESS的女人，……但我前面，却極顯著地缺少了她。

我從未想到會單獨在PINK GIRAFFE喝酒。起碼在最近兩年內未曾有過這個念頭。

對面海那座高聳着的類似牌坊的巨大建築物——我的指揮站所在，顯得那麼蒼白，我後悔選擇了這個座位。

（唉！我今晚怎會如此SENTIMENTAL？）

× × ×

實在沒有理由。只在兩天，我的心情就很不錯。星期二晚，或許是星期一晚吧，我便成功地把ALLEN的老婆引誘上牀——上ALLEN跑馬地居所內的雙人大牀，我必須承認，TERESA很有怨婦的味道，樣貌普普通通，但身裁堅挺，柔中帶狠，而且水份充足，唯一的缺陷是她生了個只懂大聲哭叫的小女孩，十點未夠便震天價响。

（ALLEN是我手下，U仔，滾紅滾綠，而且表面逢迎，背後却亂說我壞話，最近我特意把他調往印尼兩個月。）

就在星期三，我亦完成了最近的一個大計劃，雖然WARDLEY班什街企圖插手，那個加拿大仔還是依照原來協議，簽了合併書。代價當然不算小，送RITA上他酒店房，我便極不願意，RITA後來對我訴苦，更令我火上加油，好在老細識做，晚上十二時許還打電話給我，說讓我做新公司的MANAGING DIRECTOR。雖然這個位置我不做有誰敢做，但起碼心裏也「順」了很多。為此我半夜也叫醒RITA，她亦願意做她習慣做的事。

或許PETER那朝在美心對我說的那番話影响了我的心情。

「用不着嘛！要FUCK，週街都是女人，隨便改個英文名便行了，為什麼要帶她們返自己屋呢？以你現在的POSITION，犯不着這樣串。」

我原本想反駁：「挑！這樣不算過癮？」但却答不出，反而一下子沉默起來。老實說，我素來看不起PETER。他是我在理工的同學，不過沒有我那般醒目，到現在還是躲在SWIRE做個ASSISTANT ACCOUNTANT。不知為何，我什麼心腹話都向他講。現在他頂起我上來，我竟被他窒住。

他其實不了解我，事情不是FUCK那麼簡單。當你在數以百計的女人的雙腿之間不斷地重覆過幾招公式化的動作之後，FUCK BECOMES A FUCKING BOREDOM，很少有令你驚喜的意外，包括什麼落紅在內。你開始想找尋些變化，一些……一些沒有那麼太過機械的刺激，我的意思是一些新鮮感，純粹肉慾以外的……唉！意義。

我越在公司得勢，便越想幹點反傳統的事。首先我在大會堂隔鄰的停車場裏FUCK了RITA——她那次的合作令我對她刮目相看；跟着我便開始嘗試些偶然而來的TRANSITORY AFFAIRS，「受害者」不算太多，無非是O'BRIEN那個串妹，LEE GARDEN二樓那位小姐，與其他幾個我幾乎連英文名也記不起的書院女吧，都是在DEN認識的。事情通常沒有像廉價小說裏所描寫那麼容易——我甚至面懵過三兩次，但亦不比預測期貨走勢難，特別當你的型格已隨着你的金錢地位而膨脹起來之後。

無論如何，女人所能帶給我的刺激感已經開始遞減，PETER那番說話在我腦海裏投下了不能磨滅的陰影。

也許只有當對面單位那個文靜的小婦人的褲子在我面前脫下時，我才能獲得較大的刺激。

（她的丈夫是我舅父的多年好友。他超過六十歲，而她，湖水藍的雙眼告訴我，最多只有廿三……）

放在我眼前的那杯CHIVAS，我已數不出是第幾杯了。我的指揮塔竟然變了香蕉型，在一片漆黑的遠處呆立着，真夠幽默。那低胸的女人……I MEAN，穿了低胸晚禮服的女人呢？（我真想當着那個肥佬面前造她一把）去了？四週頓時寥寂起來。

（唉！不要再騙自己了。）

我難道會這樣容易忘記嗎！我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YOU ARE LUCKY. IN EUROPE, PEOPLE WITH YOUR QUALIFICATION CAN HARDLY MAKE A COMPANY SECRETARY, NOT TO MENTION MANAGING DIRECTOR OF SUCH IMPORTANT SUBSIDIARIES IN A CORPORATION OF YOUR STATUS.”

我操他的娘！我每個字都清楚記得！我的QUALI有何失禮之處？CIS已經拿了，ACCA只差兩張PAPER，不過沒有DEGREE而已。挑，我硬不信M·B·A。好威，還不是亂噴口水。這個比利時衰仔竟然夠胆在老細面前這樣奚落我，我遲早要整他一整。

最令我憤怒的是老細的反應。他竟然若無其事，還堆起笑容來和應。真沒良心，如果不是我絞盡腦汁替他整頓公司的業務，想出古靈精怪的板斧，他現在那有這般好景。我去年出RIGHT ISSUES的招數，全香港做生意的有誰不稱讚！

我知道，他的兒子今年將在STANFORD畢業，他最近兩個月來對我提過不只三次。

（我夏天去美國時見過他，抱着個紅髮妹，成個花花公子，不把他的生意散盡才怪！）

這件事我早已不安了很久，其後和加拿大REYNOLDS合併使我幾乎把它忘掉。前晚還得意忘形，今日下午却被這個比利時仔打斷了我的豪情。

我起碼可以想出四五種安排來自我安慰，但都沒用，也許我高估了自己。

我面前的座位顯得特別空虛。游目四視，更加深了傷感。我想我又需要RITA了，女人對我的作用其實未必那麼低。

# 中環人

對面海那座高聳着的類似牌坊的巨大建築物——我的指揮站所在，顯得那麼蒼白  
一些……一些沒有那麼太過機械的刺激，我的意思是一些新鮮感，純粹肉慾以外的……唉！意義

無論如何，女人所能帶給我的刺激感已經開始遞減  
我面前的座位顯得特別空虛。游目四視，更加深了傷感